

□潘江涛

春日的烟雨，打湿了古老的清明。犹如一个亘古不变的约定，春天绵长的雨季带来年年清明的讯息。

清明是个节气，天清地明，桃李繁华；清明更是个节日，哀思如潮，慎终追远。

每年清明，急急赶回，不为踏青赏景，只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给亡灵添一把土，点一炷香，念一念心中的忧伤。

婺江，自磐安龙鸟尖发轫，一路向西——汨汨渗透，欢快穿越，虚心接纳，慷慨沉淀……当她慢慢悠悠流经老家潘庄时，犹如女大十八变，已然鲜亮丰盈，岸阔水深，直奔东阳横锦水库。

水乡有乐趣，也有不少难处。因为村里所有田地几乎都在溪对岸，下地耕作，运肥挑粮，都得蹚水过溪。遇到寒冬腊月或者春雨复洪，更是不便。

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为方便群众生产生活，村里决定建造一座长80米、宽10米的石拱桥。这对一个只有百来户三百来人的小村来说，又谈何容易。好在当年所有田地都已责任到人，家家户戶增产又增收，大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还是很快动工兴建。

腊月廿七，眼见最后一跨石拱就要合拢，大伙儿铆足干劲，想赶在天黑前收工，安安心心地过个快乐年。就在最后一车水泥浆倒灌下去时，支撑石拱的柱子突然“咔嚓”一声，随即传来一阵骇人的巨响，整座石拱顿时劈头盖脑地塌了下去，27条正在拱顶施工的生命瞬间7死20伤……山鸣



青山晨韵

汤青摄

□王玉初

被鸟儿叫醒的幸福

我住的小区有点老旧，但地段不错。日常生活里，妻子时有抱怨，因为不时有楼上的小孩子拍球吵闹，有人随意停车造成堵路，甚至有人随意丢垃圾……反正，小城里老旧小区有的毛病这儿都有。我们一度想换房，但因小区的学区不错，便一直忍着。

朋友来访，我去楼下接他。没等我们开始叙旧，他就由衷地赞叹：“这里的环境太好了。”小区栽种的桂花树已有20多年了，桂花香已深入骨髓；小区的楼下就有一个小菜市场，早餐应有尽有，还有诊所、修理店、美发店等。在朋友的眼中，这里虽有些许的吵闹，却正是人间烟火味，生活极为便利。而我，对朋友的赞叹并没有太在意。

春天，小区的桂花树长得特别茂盛，

绿树成荫，吸引了许多我叫不上名的鸟儿。它们在树间跳跃、欢闹、筑窝、繁衍。无聊时，站在阳台，欣赏花盒里的花儿次第开放，听着楼下树丛中鸟儿欢快地呼朋引伴，着实有几分惬意。

天一放亮，安静了一个晚上的鸟儿，飞到阳台的花丛中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好不热闹。可由于我们经常晚睡，早晨仍沉醉于春困之中，被鸟儿一吵，春睡的美妙全无了，顿生几分恼人之气。为了不被鸟儿吵醒，我想要驱赶鸟儿，却发现那是一种徒劳。我还想，是不是换个隔音效果更好的窗户。

朋友听后，哈哈一笑：“我帮你出个主意吧，完全不用驱赶鸟儿，也不用换窗户。”

“还有这等好事？”我赶紧求教。

脱，才会发现中年亦有好风景。

中年的人生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，新的境界和意趣慢慢呈现出来，冷静、睿智、沉稳、豁达，不温不火，冷暖相宜，就好比煮茶或熬汤，火候不够，时间不够，这境界恐怕再难呈现。

中年时光，人生该经历的事情大多已经历过，一颗心在全世中千回百转，浮浮沉沉，早已不会再抱着爱情不撒手，知道爱情不是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，而是汤汤水水的相依为命；早已不会和名利纠缠不清，知道名利不过是身外之物，到头来，谁还不是“荒冢一堆草没了”。人生就是一个圆，兜兜转转，最终又回到原点。

站在峰巅，会看到远处还有更高的山峰；跌落低谷，谷中也有不一样的风景，平平淡淡才是中年的本来模样。活得不明白的人，变成了“中年油腻男”和“中年庸俗女”；活得明白的人，知道什么该拿起，什么该放下，一旦懂得和明白，

庆、潘锡全。

俗话说，亲不过三代。他们不是我亲戚，却是我的父辈，是看着我长大的。忘记他们，是有辱读书人尊严的。

我是1982年9月跳出“农门”，去杭州求学的。腊月二十七，学校放假，恰好回家过年。

家中老屋距建桥工地不远，猛然听见那一声巨响，我即刻冲出家门。因为是头一回目睹那惨烈的现场，虽说心中发怵，但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竟然不顾浑身血污，把一个个死伤人员抬上车，又一路护送到30公里外的安文人民医院。

他们是集体下葬的，埋在一个土名叫“涂塘”的山恁里。有时候，趁给祖辈扫墓的间隙，我会顺便去看看他们。站在坟前，翘首眺望，虽看不到平直宽敞的蟠溪桥，却听得清哗哗流淌的蟠溪水。

坟茔也是会老的。刚筑的新坟，没过几年，看上去就很旧了。人们通常把土坟称为老坟。年复一年，那7座坟茔的新土，不全是他们后代添加的。屈指数数，添加的新土不会少于二三十回，却依然难掩老相。

蟠溪桥是出门回家的必经之地。下车步行，既可俯视平缓流淌的清澈溪水，还可读一读桥廊上的诗句：“七烈捐躯天地暗，廿郎洒血日月寒，拂尘挥泪重振臂，众志成城援玉栏杆。”心中便难免生发一些感慨。

人说，草木一秋，人生一世。然而，草木叶子枯掉了，来年又滋滋生长，而我们死去被埋进土里后，却无法重新钻出地面再昂然活一遍。没有人可以看遍繁花、阅尽

冬雪，所有的四季终将从我们眼前到来又远逝，空余一腔落寞。就像我的爸爸和妈妈，多年前就埋在距那7座坟茔不远的坡地里，低矮的坟头也已长满凄凄荒草。

三

往事如烟，无语凝噎。我不敢肯定，我爸爸也是建桥“功臣”。就在发生事故的前几分钟，他还在拱顶作业，因为“内急”，才躲过一劫。

听我哥哥说，蟠溪桥重建的那两年，一家人节衣缩食，每年捐款都在5000元以上。钱虽不多，却是妈妈一勺一勺喂出来的毛猪钱。

有一次，爸爸听说我想去看看那7座坟茔，就像看他的生死兄弟一样，一个劲地说“好好好”，那开心的样子，就像见着久别的亲人。他带上扫墓器具，主动陪我前往，一一指认，再给他们添上新土，插上纸幡。时光荏苒，白驹过隙。如今，爸爸离世也已整整十年了，4月9日是他的忌日。

思念像汨汨流淌的泉水。亲人的音容笑貌，昨夜还蹒跚地走进梦境，今晨却躲藏在一怀黄土之中。这种相对，近在咫尺，却苍茫遥远。

“又是一度清明至，道路泥泞人伤悲。死者魂魄已飞散，人作古黄土葬埋。老天有情雨作泪，墓前祭古酒一杯。凄雨和泪悲肠断，活者常为此节哀。”民间流传的《清明吟》，到底吟出了生者的幽幽思绪和淡淡哀愁。

清明，是个沉重、肃穆、庄严的节日。面对死，我们更应知道该如何地生，少些遗憾，少些悔恨——常回家看看，为的是让自己不忘农民后代，要尽心竭力报效桑梓；到烈士陵园走走，为的是让自己懂得珍惜，珍惜这份工作，珍惜这个职位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；夜半挑灯，为的是通过读书借来思想的闪电，照亮人生道路，用知识钥匙开启丰富的精神宝库。

命若流星，而文字不老。年年有清明，清明年年好。天已放晴，清明的天空依然清明，清明的我们则更接近清明！

□游宇明

那条被你漠视的捷径

高圆圆曾主演过《倚天屠龙记》《青红》《单身男女》《一生一世》等影响较广的影视剧，圈内圈外都有良好的口碑。她曾应许知远之约做了一个访谈，其中提到自己早年对网络舆论的过分在意，最后总结了一句话：一个人最大的捷径是认清自己。

听了她的总结，我脑子里蹦出的一个句子是：真理至简。

什么是捷径呢？笼统地说就是最节约人生成本的做事方式。邻家的妹妹认识某文学杂志编辑，天天套近乎，总想在上面发个组诗什么的，有人认为这是捷径；城市要新开马路，总投资超过10亿，某商人为了揽取工程，不是给这个打电话便是给那个送礼，有人觉得此举也是捷径；在事业单位工作想弄个职称，别人用心做课题、写论文，某君热衷于花钱买版面，希望在出“成果”上插队，他肯定也感觉自己走的是捷径，只是这样的捷径几乎都是见光死的，盖子未揭开之前也许偶尔会占点小便宜，最后必然付出巨大的代价。

做事之前，认清自己才是最根本的。

你要认识自己的潜力。世间完全没有优势的人很少，许多时候，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而已。38岁的鲁迅应钱玄同之约写出轰动文坛的《狂人日

记》时，他并没有想过当作家，更没想到会成为民国文坛领袖，但人家的“内才”在那里，只要激发一下，便可喷薄而出。鲁迅后来明白了自己所具的优势，写作“一发而不可收”，短短时间便名满天下。假若他不懂得发掘自己的潜力，后来的文学成就完全不可想象。

你得知晓自己的劣势。任何一个人都自己有不如人的一面，有时是长得不如别人漂亮，有时是性格不像别人温和，有时是家境比不上他人殷实，有时是所受教育无法与他人抗衡……硬拼吗？那只能证明一个人的愚蠢。聪明的人懂得迂回行进。做影视演员比较看重外貌、气质，当作家无论长什么样都没关系；做老师需要好脾气，从事IT设计可以不必那么看重；闯生意场需要雄厚的资金，去大公司当个白领什么的不要太多投入；出身名校最初找工作可能得点好处，没有此种幸运只要在才华上使劲，老天终将不负。一个人不明白自己的劣势，就不会认识到自己的潜力，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出优势。

你一定要头顶梦想。人最怕的是没有相对长远的目标，风将自己吹向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，那样，你再有某方面的潜力，最后也只能长出一枝平庸至极的狗尾巴草。胸怀远方，一步一步向目标推进，路途再远也有抵

恶如仇，为世人称道。告老还乡时“一琴一鹤”相伴，两袖清风，被传为佳话。位于三衢山西坡的“赵公岩”是赵抃年轻时避难读书之地，后人自发到此洞焚香，敬拜，以颂其德。

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将临安城嘉会门南的千亩良田划拨为皇家籍田，也就是现在八卦田的位置。宋高宗在这里举行了非常隆重的籍田礼，即亲耕礼。意指天子身为九五至尊，也要耕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。作为“两浙首站、八省通衢”常山的官府，想必应该是第一时间响应。孔子第48代裔孙孔端友，负着孔子和孔子夫人的楷木像，离开山东曲阜，南迁衢州，不仅仅只为建个孔氏家庙，是否为寻找三衢山的祖师爷而来，这也是一个谜。

怎样打好周易八卦牌？这需要天时地利人和，更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和论证。可以在三衢山上寻找一方位，建一个画卦台和八卦亭，周边布设一幅大自然的易学画卷，如石林里的八卦图案、十二生肖等。也可以与宋画艺术写生融为一体，以充分展示石林奇观，作为艺术的殿堂。在三衢山石林入口处，建一个南方最大的伏羲庙，庙内上中下殿各置伏羲、周文王、孔子木雕塑像，也请历代名士进庙陪伴。同时创设易经博物馆，弘扬传承六十四卦。

三衢山位于常山县辉埠镇境内，面积为11.8平方公里，最高海拔518.8米。三衢山4A级石林景区如何从冷落中崛起，向新时代5A级大景区迈进，值得我们思索。

达至少是接近之日。曾国藩当年深怀澄清天下之志，为此，他做京官不让自己一日闲过，白天认真办理公事，晚上读书、自省；后来办湘军平定太平天国，他招兵筹饷，每个细节都不含糊，一个个地方扫过去，终于成就大业。假若不是年轻时就立志，他能抵达如此的人生境界吗？

人生数十年，只要做事，就会遇到各种危难，我们可以将自我造成的麻烦减少到最低程度，却无法阻止客观环境给予的种种风雨。面对意想不到的挫折，你得去硬挺，去承载，去超越。司马迁当年替好友李陵投降匈奴辩护，被实施宫刑，这对男人是奇耻大辱，他有理由死一百遍、一千遍，可他最后还是忍辱含垢活了下来，写就《史记》，让自己的名字长久闪耀在时间的星空。

世间最难做的事是认清自己，所谓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”，因为“当局”，我们的感情、理性容易被某些教条带偏，以至干了许多糊涂事还不知道；世间最值得做的事也是认清自己，认清了自己，等于扫清了前进路上的众多地雷，等于拥有了一把打开灵魂天窗的钥匙，等于获取了“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”的定力……人生有了这样的高度，捷径自然无所不至，成功也会不请自来。

□王晓宇

破解中年困局

有人说，中年是一个无解的困局，往后看，最美的风景早已走过；往前看，日暮苍山，景色虽美，但毕竟心中忐忑。许多事情再也无法掌控自如，白发多了，皱纹多了，睡眠少了，饮食少了；夜里想睡，却翻来覆去，躺着睡不着；白天想做事，怎奈精力无法集中，坐着打盹。风花雪月，那是年轻人的事儿；云淡风轻，那是老年人的功力。

热衷于交际，人家说你不够沉稳；沉默安静，人家说你故作高深。穿得时尚点，人家说有想法儿；穿得朴素点，人家说你跟不上趟，落伍了。偶尔任性，只怕会被一堆白眼淹没，一把年纪了，哪有资格出圈？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本就一身的疲惫，更何况行在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的荒僻处，一颗心何以安放？

人到中年，真的如此不堪吗？

破解这场困局的钥匙，其实就拿在我们自己的手中。只有从这场困局中解

□周云龙

“天气预报”节目的困惑

电视频道上，曾经有一档节目，收视率连年居高不下，你猜是什么？

综艺类？民生类？监督类？影视剧？——都不是。

意外吧？它是天气预报，一度占据电视频道的收视高点。

想当年，在每天琢磨收视率的年代，好多电视人是不服的：天气预报，为什么？凭什么是？

如今，还有谁等在电视机前看天气预报？欲知近期天气，打开手机，随时可见。

假如不是听到天气预报的一段插曲，我真的忽略了它在电视上的存在。朋友在电视台负责节目编排。新年总有新节目，电视走下坡路了，节目该做还得做，该播还得播，一拨电视老人嗷嗷待哺呢。有人提议，天气预报可有可无，每天接收、审查、上传，都要专人负责，可以去掉，不如省点时间，播出自办专题。众皆称好。

节目编排上报送审后，据说气象

部门立即有了“应急反应”，对方希望电视台能继续播出天气预报。因为他们制作部门的主要职能就是全年制作播出天气预报。一个频道弃播，可能引发连锁反应，节目如果最终不能落地，上级划拨的经费就可能削减，人员可能要分流。另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气象台有一流演播室，有一批气象主播，节目如果不再在电视频道上播出，主播哪里还有机会登台亮相？电视台的朋友接到对方招呼，立即露出理解的微笑——“难兄难弟”式的苦笑；节目事小，饭碗为大。

现在，从电视上获取天气预报信息的人很少了，气象台还在一如既往地制作推送，电视台也在按部就班地全天候播出。在信息、资讯的供给侧，从业者更多关注的是眼前的利益得失，而未顾及接收侧用户的真实诉求，未有超越自身困境的长远考量。

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作为各类信息、资讯的采集者、生产者、提供者，电

视台，还有气象台都置身于越来越尴尬的困境，收看平台丰富了，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化了，然而相当多的从业者还滞留在原先的赛道上，是坚守初心，还是执迷不悟？今天的彼此“补台”，或许预示着明天的相互“拆台”。显而易见的现实是，他们正沦为新媒体时代的一群“难兄难弟”。

新媒体时代的“难兄难弟”，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困难，同一个纠结，而困难困难，“困”在旧思路上总是“难”。社会转型时期，人们面对此起彼伏的难关，如何突围、破圈、闯关？一个健康、和谐的社会，不能总期待个体背负压力去破釜沉舟、背水一战（跳槽、辞职），不能总以个体逃离体制、背叛体制为代价。

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，是古人欣赏的“为将之道”，“可以制利害，可以待敌”。而在今天的职场上，制度设计者、一线管理者太有定力，或许不是幸事。